

今天，12月5日，是我的导师郭永怀先生为国牺牲46周年的日子，清早起来，心里充满了对他的深切怀念。

前不久，见到郭永怀先生与我们三个研究生的一张合影，好友特地从网上下载后发给了我，让我想起了半个多世纪前与导师在一起度过的难忘日子。想当年，郭先生刚过五旬，虽然清瘦，但充满着活力。他那时肩挑着两个重担：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工作极其繁忙，每周工作六天半，还经常到大西北出差，但他的脸上从未显露过倦意，还总是把我们年轻人的成长放在心上。

26年前，我在纪念导师郭永怀先生逝世20周年的短文《当好铺路石子》中写道：“郭永怀教授离开我们整整20年了，但是他的丰功伟绩、他的高风亮节、他的雄才大略、他的笑容貌长留在我们心间。作为他生前最后一批学生之一，我永远深切地怀念他，永远真诚地奉他为人生的楷模。……他教导我们：‘我们这一代，你们及以后的二三代要成为祖国力学事业的铺路石子’。我将以此为座右铭，兢兢业业地当好铺路石子，为祖国的力学事业贡献出一切微薄的力量，也许这是纪念他最好的实际行动。”我清楚地记得1962年10月4日郭永怀教授对我和李家春说这番话时的情景。

作为我国近代力学事业和国防尖端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他念念不忘的就是当好“铺路石子”。

在中科院力学所，他是实际上的常务副所长。从制订规划、确定研究方向、进行学科建设、组织学术讨论、推动科学研究，到设计兴建大楼、改善职工伙食，他事无巨细，一一过问。当我坐在所图书馆

永远的怀念

✧ 戴世强



灯光明亮的书桌上的时候，有朋友告诉我，图书馆的总体布局乃至灯光设计，他都亲力亲为，处处渗透着他的心血。

在九院，他和他的同伴不断攀登研制两弹一星的高峰。在实验室里制订方案，在戈壁滩上身体力行……。

那时，我们研究生作为“小不拉子”，对于他具体忙些什么不大清楚，许多事情是后来逐渐了解到的，但在日常接触中却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他对年青一代的殷切期望和细致关怀。

刚进力学所大门时听说，郭先生很严厉，对学生有点“凶”，令我们几个有点忐忑不安，而实际接触下来，满不是那回事儿。

他的确不苟言笑，我至今唯一记得的

一次幽默是他开讲“边界层理论”课程时，先介绍他的助教呼和敬德，在黑板上写下“呼和”二字，说“这是‘零级近似’，你们可以叫她呼和老师”，接着写了“敬德”，说“那是‘一级近似’，至于‘二级近似’，我也搞不清楚”，这番话引来哄堂大笑。后来在私底下我请教过呼和她的姓名的“二级近似”，她告诉我一长串音节的姓氏，我至今也没记住。

后来，我们发现他说话态度的严厉程度与对话者跟他的年龄差值成反比。他的一位老学生P与他谈话时就有点胆怯，郭先生批评他时有点严厉。最近，我的一位老学长告诉我，P先生目前已有90多岁了，他学问不错，不愧是郭先生耳提面命带出来的学生。

在上面提到的第一次谈话中，郭先生没向我们讲一句大道理，只是让我们把所有时间充分利用起来，在实践中学知识、学方法，特别向我们推荐了两本关于科学史和科研方法的英文著作，使我们体会到“方法比知识更重要”的道理。

见面以后的3个月，郭先生给我布置了一项任务，以阿尔文（1970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的《宇宙电动力学》为主要参考书，学习磁流体力学和等离子体物理学，同时把此书翻译出来。经过一年多努力，我完成了译作，战战兢兢地交了稿。事隔两个月，郭先生把修改稿退给了我，告诉我，按照他的部分修改为标准，好好修改译稿。我一瞧傻了眼，只见稿纸上布满了红字修改。恰好，我那时听完了师母李佩先生的英文课，并学完了所里开设的“英汉翻译理论和技巧”课程，按照导师的修改意见，逐字逐句进行重译，于是，二审

得以通过。导师又帮我联系了上海的一家出版社。可惜译著出版因文革开始而被耽误，后来在科学出版社正式印行。可惜的是，郭先生未能看到此书的问世。

那时，力学所的研究生集中在一个大办公室学习，大家你追我赶，每周一般读书7天，从早上7点读到晚上10点。周日早晨也不敢太晚起床，因为周日上午郭先生经常踱着方步到学习室来。有一个周日，他来了，走到我们仨跟前，满脸笑容递给我们3张糕点票。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清楚，那个时候吃饭定量，普通糕点也是定量供应，每人每月半斤。郭先生是学部委员，有些许特供，因此，就把糕点票送给了我们。这大概是师母的主意。小小糕点票，里面包含着浓浓的情意。

进所第二年，郭先生在他的研究室里组织磁流体力学讨论班，集体学习留比莫夫的专著，并讨论手头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从中，我看到了先生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和宽严相济的组织能力。年纪越长的越有压力，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倒是迎来了学术上的阳光雨露。

几十年过去了，郭先生颀长的身影似乎还在眼前。他内向、低调，极少有疾言厉色。他喜欢戴着一顶鸭舌帽。走路老低着头，靠着建筑物的围墙走，只要他在中国，上班时总是定数。有时，我们哥儿几个有意在那个时刻，躲在一旁悄悄欣赏这道风景线。可惜，上苍早早地剥夺了我们这样的权利！

缅怀，是为了激励。如今，做学生的也垂垂老矣！只是导师关于做铺路石子的教诲，却一刻也不敢忘记。只有努力，努力，才可不辜负导师的培育之恩。

我还怀念

✧ PB14209 译宇

我还怀念，沉默不代表忘记。

很久没读村上，很久没听苏打绿，很久没写想写的字，很久没念应想念的人。

很久没倚着窗看雨，很久没躺在床上望空洞如寰宇的天花板，很久没随便上一辆公交，无目的漫游。

很久没真正哭过，很久没真正笑过……

“在一个地方呆久了，会和它变的越来越相似。”木心的琼美卡，我的长安。

我的长安，落魄贵族式的自怜自艾，前秦遗民式的抱残守缺。18年，一点点渗入我的血液。我曾以为他已烙进我灵魂。

我已很久不曾忆起长安，很久不曾忆起老城我爱过恨过的人和事，很久不曾漫漫长夜寻找古老的鬼魂。

很久很久，很久了……

我还怀念那样的生活，长安式的颓唐，唯长安人食髓知味。

在昏黄的烟雨里漫步，一把伞撑起一个人或两个人的小世界；呆坐着看玩耍的儿童，惊叫声划破多少湖水般的午后；听老人絮絮叨叨讲老故事，扇子吹来盛夏的晚风；一页一页翻来覆去看无用的书，读了后面又忘了前面的文字；烤肉摊的晚上，微醺的人抱着瓶子哭泣倾诉……

我还怀念我的花儿。

我的玫瑰是不是还那么骄傲？我的蒲公英飞到哪里去了？我的太阳花还笑着吗？我的罂粟又在哪里独自妖艳着……

我还怀念，但那是很久很久的以前了，时间空间。

木心说：“和一个地方太相似，也许无害。但无害和有益毕竟是两回事情。”长安于我，太纠结不清，难分难舍，已然无益。

飘泊，长安已是我的故里。所谓故里，永远想念，永远走在没有尽头的归程。偏倚江南，北望旧皇城，唯黄芦苦竹，十里云烟……

沉默，终于酿成了忘记？

木心迁出琼美卡，我远离长安。他背井，我离乡。木心对我说：“我将忘记这里的所有。故乡于我无益。”

但我还怀念。怀念无益，一如村上春树般美而无益，但我毕竟只食水仙。草木荒败，秋深了。

诗2首

✧ 方华

雪中一枝梅

闺阁深锁 月凉如冰
精雕细镂的门扉吱呀一声
线装的传奇就在岁月的深处打开
谁家的女子
穿拽地的狐皮长裙
斜出西厢

身影瘦削 风中颤摆
苍白的脸
浮两片浅红的娇怯
一声轻咳
素白的绢帕捂不住心头的喘

爱情已经病得很深
相思冷到彻骨
即使竹兰为侍
在一张宣纸上日夜相伴
诗稿焚煮的药罐里
总缺一剂春光

欲望在墙头枯了
心语化作暗香
单等那守了千年的履痕在梦中响起
就用最后的坚贞
咳出
一地的殷红

暗香

墙缝中的一枝菊
它的绽放撑开了黑夜
倾吐的欲望
如此澎湃
在睡梦面前
却捂住自己的语言

住在诗中的人
一袭青衫 守住清贫
吟咏间
淡忽一朵心香的飘逸

后庭出没的身影
在寒风中坚守爱情
它要等一缕阳光
照亮怀中轻拢的
小小的游魂



一鉴亭

副刊 第443期

幽静

青藤摄影

安享冬日

✧ 马亚伟

中的夜归人是谁呢？知音难觅，他披一身雪花而来，一定是来和你赴一个千年的约定。或者是白居易，“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一杯酒，几首诗，让你的思绪如远翔的鸟，自由舒展。

捧一杯酒，暖暖地喝上几口，然后享受拥被夜读书美妙意境。在书中穿越时空，想象北方之北是否已冰冻三尺，想象南方之南是否还温暖如春；想象安徒生童话里小女孩早已守在温暖的壁炉前，想象梭罗在冬天的瓦尔登湖怎样写下优雅宁静的文字……雪落无声，世界在屏息，一切都是静静的，心也是静静的。

夜色深沉，灯火阑珊，我在冬夜里安然入睡。冬天的梦最酣畅。谁还会悄然潜入梦里？是乡下的母亲。小时候，母亲在安详的灯光下做棉衣的场景早已在脑海中定格。每年冬天，母亲都给我穿上厚厚的棉衣，把我打扮成一个小笨熊；放学回到家，母亲把我冰凉的小手揣到她的怀里……如今，母亲老了，她还在为我的女儿做棉衣。已经有12个冬天了，我在城里收到母亲寄来的小棉衣。这份如期而至的温暖，捂热我的好梦。睡梦中，我轻轻地笑了。

没有哪个季节像冬天这样悠长宁静，最适合做一个温暖的梦。